



## 本土文本

## 春帖子

(散文)

□王春鸣



## 江海新韵



## 过年(组诗)

□孙陈建

年俗 甜甜的炒米茶暖心窝  
家是回趟老家认路  
在走出去的路上 再走回来  
家制的凤鸡 香肠 邻家的  
腊肉  
清沟的河鱼 自酿的米酒  
青青的蒜叶 黑黑的塌塌菜  
铁锅煮出老锅巴

里头 拜拜祖宗磕磕头 敬敬菩萨  
烧炷香  
用面粉糊贴上喜笺 春联  
和福字  
用白石灰打上一串串圆圆的  
圆子

陪伴 过年是替妈洗一洗筷 刷  
一刷碗  
在下一辈面前端着孝顺的  
模样  
陪着爸妈看春晚  
拉拉家常和里短  
让离家的乡愁暂停发酵  
让对家的亏欠稍稍稀释

吃食 过年是让味蕾找回童年的  
记忆  
白白的馒头 红红的蒸糕

风筝 过年是风筝收了线  
远走的游子从天边落到了  
屋前地头  
正月初三打了雷  
春风春雨春已到  
过了初一到初五  
假期一晃就到了头  
回城的日子愈来愈近  
心里那根线儿开始绷得愈  
来愈紧

炊烟 早早地吃过爸妈做的饭  
收拾好行李又离开了家  
村里的炊烟才袅袅升起  
像是母亲唤儿的臂弯  
回来啊 嗯回来  
慢点走啊 到了来个电话

## 扬子江的回声(组诗)

□王蝶飞

听涛 惟有我久久伫立  
等待夜色  
将天地涂成一片深邃的海  
弯月如舟,载着我和梦想  
飞向远方

唤醒我 吸引我在不同的时间,来  
到扬子江边听涛  
机械,单调,一遍一遍  
走着听,坐着听  
趴在栏杆上听  
我发现,清晨和黄昏的涛  
声是一样的  
而夜晚,月光下的涛声  
有的明,有的暗

有时候,我喜欢沉默  
江水也无话可说  
但我们还是有交谈喜欢  
的时候  
说高悬于头顶的那片白云  
说眼前低飞的蜻蜓,远去的  
货船  
我就这样一直站在江堤上  
听着  
直到涛声成为一种背景  
直到一条大江沉默下来

在江边 有一段时期,我习惯一个人  
于暮晚沿着江边散步  
抑或静静地坐着  
看人,看风,看云  
看远远近近的船只  
看江水  
在暮色里变得黏稠起来  
我的记忆也越来越轻  
江涛拍岸,可以听得出  
生活的单调,和沉重

江涛拍我 我已成了扬子江的一部分  
何须再问  
身前有多少岸  
背后有多少浪  
我已问了半生  
还是没能找到可靠的答案  
而流水一次又一次涌上天空  
仿佛入海  
仿佛朝圣

江边落日 夕阳滑过青山  
壮丽的毁灭染红一江秋水  
江边的落日  
是白昼向大地一天的暂别

静谧——  
是空气沉默时的语言  
夕晖尽染的山水、云天  
美艳得令人窒息

蜻蜓低飞,鸥鸟翱翔

有一次我在山中避雨  
看见雨滴跃动着  
化作了满山坡的二月蓝  
它们表情明亮,心思青翠  
仿佛一群神秘的精灵  
在引导着我  
将每一粒黄泥都当成了高  
处的山峰  
将每一座山峰都磨成了  
命运包裹的绣花针……

潮汐 满目草木之色  
渲染着无边的寂寞  
那些生活的芬芳,比夜色  
更幽  
而我的一些小欣喜,一直  
藏在心里  
如潮来,如潮往

奔腾江水的喧嚣  
渐渐平息  
今夜,我只想做一个  
跋山涉水的圆月  
让你的潮汐  
让无生的月光,向尘世一  
再靠近

江边小坐 江天难逃寥廓  
红日烈焰煮不沸一江秋水。  
每一日,让我获得短暂新  
生的是长江  
江边小坐  
万物融化在暮色中。  
看日落的人  
纷纷离去,但落日还会回来  
没有风吹起波浪  
但波澜迟早会来——  
一只鹭鸟飞来  
衔着这无边的寂静  
不小心读成了:天边。

CFP供图



竟中国人过年讲究团团圆圆。”

就这样一句道一句惹出了我的眼泪。曾经,谁还没有一个会做年菜的亲爹。

但如今过年这件事情,我和弟弟成了主力,我们制造过年的欢愉,也操心过年的事务,总希望让老母亲和小孩儿,都觉得一切宛如旧时。遗憾的是,仗着父母几十年的宠爱,中年人仍是过年大宴的新手,我翻出去年的菜单准备抄作业,但是,@#%¥……&\*……我这都是啥呀,可能对于我来说,这菜单最重要的不是菜式,而是菜名后面括号里的备注,比如山药芋头花生南瓜(一大盘),看得出一种就怕菜不够的抗战兢兢,难度也是极低的,洗干净放在一起煮熟就够了;比如地三鲜(先煎土豆,再炒茄子,再加葱姜蒜,再加土豆炒,加糖盐水焖入味,加青椒块,加少量淀粉……)我一定是先看了小红书之类再记录下来的吧。

最后只得把年夜饭交给弟弟操办,我问他吃什么,他只是回答我:别慌。好吧,不慌,过年除了吃菜,还有很多对幸福生活顶礼膜拜的仪式,比如岁朝清供。

岁朝,一岁之始也,唐代的士子文人在这一天,会将金石、书画、古董等清雅的物清供在临窗的案几上,百花开尽的凛冬,晴窗坐对赏心悦目的吉祥物,确实是过年的大乐事。我不会做菜,却一直向有这种小巧的心思,没有古董文玩,就到屋后捡几块掉下来的瓦当放在书桌上,因为上面有苔藓,古意苍苍,又暗藏生命的活力。

后来又有了岁朝图。见过乾隆帝的一幅《开韶》,松竹梅、冰裂纹花瓶、水仙、灵芝和水红萝卜济济一画,各有象征,“开韶”二字更是意味着开启美好的年岁。据说他不仅每年春节都亲自绘《岁朝图》,还要在画中题诗,并且给这些贺新岁的诗起了一个特别好的名字——“春帖子”,内容都是“吉语斐屏胜,仙芬喷盎梅”“万象一时新,濡毫庆早春”之类吉祥庆贺之语。

说回到我自己的岁朝清供。我有个要好的兄弟仗着家里山有山有水,每回过年都给我寄来大量甘肃天水的花椒。腊月的江左多阴冷天,将袋子敞开,色泽红艳喜庆,满室都是三伏椒热烈绵长的气味,一时间骄阳烈烈,十二楼几间钢筋水泥屋,竟成了温暖芳香的椒房。

恰巧另一个乡下朋友送来冬酿,有一壶我投入花椒,以椒入酒,是荆楚风尚,“奠桂酒兮椒浆”“播芳椒兮盛堂”,都是《九歌》里吟唱的新春景象。后来到了唐代,“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这是杜甫的椒盘,来自喝花椒酒的过年习俗,古书里说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耐老。玉衡星是北斗星里的第五颗,饮下这酒,用醉眼迎接新春,身体里汹涌的,既有新年夜空里最亮的星光,也有旧年七月的骄阳。

剩下来的花椒,被装在榉卯结构的旧木斗里,成为我岁时清供。

而最狂野的一年,清供的是大枝野腊梅,小树当时在县城读高中,过年几乎不放假,只得在陪读屋里迎新,父母开车电瓶车十几里路来看我

## 夜宿公司的人(小说)

□张瑛

小小的格子间里忍受这些,不能不说是一种痛苦。不像这个小会议室,宽敞,而墙角射灯照来的光线又是如此柔和,四下都静谧得令人平和。

赵茗坤于是就干脆这样住下了。加班的人一个个离开,他们归心似箭,没有人还在意,记得他住在这里除了沙发不如床舒服,其他一切都完美——八点三十,刚起床的赵茗坤在洗手间刷牙的时候,忍不住这样喟叹,他为自己能想出住在这个公司这样美妙的主意而叫绝——他连通勤的时间都省了。换作从前,自己能睡到八点二十五?做梦呢!

王妮可第一个到,她就坐在赵茗坤对面的位置上,王妮可入职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每天他都比她早,王妮可决定和他搭一次话,她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省略称呼:“你怎么每天那么早啊?”

赵茗坤把从茶水间里拿的袋泡茶从杯子里提出来:“年纪大了,反正也睡不着,还不如早点上班。”王妮可给逗笑了:“你还不到睡不着的年纪吧。”

赵茗坤说:“你不懂,只有应该睡不着的心情,没有应该睡不着的年纪。”

王妮可不再搭话了,她心想:可不是嘛,这位大哥一把年纪,却和她这个实习生一起,坐在这不分岗位的工作区,被这样排挤到边缘,能睡得着?

这一天是发薪日,同事都像比平素快乐一些,叽叽喳喳的声音也多过往日。赵茗坤快乐不起来,发工资又怎样,钱能到自己手里吗?“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他对自己这样说。

一上午,他打了两盘游戏。然后跟着公司大部队去食堂吃饭。公司食堂菜色不错,价钱也便宜,所以外食的人很少,自然排队的也就多,他排在离餐台老远的地方就已经相中

网上一小拨听风就是雨的网友来食堂“打卡”烤鸭,吃了好几天,一直到有个网红来录视频才被发发现。后来食堂就取消了进门付费兑饭票的制度,改成人事部统一发饭卡自行充值制了。

赵茗坤的饭卡也是他刚来公司时拿到的,那会儿他也没想到他能在这个公司熬这么久……他晃了晃神,又想:如果食堂晚上也开放那就好了。

队伍在缓慢往前,很快排到他,他刷了一下卡,“滴滴”两声,道闸没动,他推了推,道闸的铁栏杆稳如泰山,他又刷了一下卡,这才注意到,伴着“滴滴”两声,刷卡机闪烁的是黄光。后面人凑过头来看了。

“怎么回事?”他自言自语嘀咕了一声。

“消磁了?”后面有不认识的人这样猜。

“还走不走?”又有人催。“去总务后台问一问吧。”有人出主意。

赵茗坤说:“也只能这样了。”他把队伍让出来。正想回办公室,忽然有个大块头的男青年从食堂后面冒出来:“清跟我来一下。”

好几个人扭头看他们。赵茗坤跟着他走。在那台油腻的黑色电脑前,胖胖的中年男人拧开保温杯:“你的饭卡哪里来的?”

赵茗坤说:“我自己的啊!”

“那怎么显示‘已挂失’?”

“不可能吧!”他说。

胖男人说:“你叫什么?”

赵茗坤不高兴了:“我叫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

“本来没有。但你拿着钱一鸣的饭卡,而钱一鸣报失,那就和我有关系了。”胖男人指着显示屏上的名字,“你别跟我说你是钱一鸣。”

“当然不是。”

“那你叫什么?”

“赵茗坤。”

胖男人问他:“卡从哪里来的

们,只听见一片稀里哗啦,却迟迟没人进门,原来是肩上扛的花枝卡住了,最后花先进来,再看见花枝后面他们的老脸,笑得我如梅花乱颤。这一份新岁的清供,让我掀掉了抽水马桶的水箱盖子才得以插住,小树放学回来往上一坐,梅花就落了满头满肩。经历过饥荒年代的老一辈人,擅长用多,来表达爱,过年的时候,尤其要多。

当然清供也可小到鸡毛蒜皮,我随手把象山蜜橘连梗带叶的一块橘皮削下来,盛在浅水瓷盘,放在集成灶上酱油瓶旁边,顿时清气满厨房,烹小鲜也有了游山林的感觉。

小鲜烹的是炒野鸡丝,看样子已经失败,没关系,还有明年嘛。过年就是这样好,它是对幸福顶礼膜拜的日子,也是可以原谅自己并且寄托愿望的日子。

它还是一个特别坚不可摧的日子。——腊月底去机场接小树同学,远远看见他在春运人群中行色匆匆,想起家人曾经担心那些让孩子们兴致勃勃的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之类的西方节日,会影响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可夹杂在各自奔家而去的滚滚人流中,他除了回来见我,还能去见谁?不可能去见上帝或者圣诞老人吧!就算把全世界的节日都写在中国的日历上,大概也撼动不了春节的一根毫毛,他把行李箱嗖的一声朝我滑过来,你看,过年的力量如此巨大,因为它集中了更多的愿景,除了团圆,还有新生、化解、希望……最重要的,它后面紧接着就是春天啊。

啊?”

赵茗坤回想了一下:“噢……”他恍然大悟,“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三个月前吧,我弄丢过一次饭卡,然后顺着路往回找,在电梯间里找到了……可能是搞错了,毕竟都没写名字。”

胖男人没再说什么,只讲:“饭卡放这里吧。”挥挥手让他走了。

赵茗坤有点心神不宁,他总觉得食堂的人一脸像要找他事情的样子。果不其然,等到下午,来了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不大乐意,但这个人看上去不是好打发的主,便照实说:“赵茗坤。”

“什么部门的?”

“测试部。”

“我怎么不知道你?”

“我来了不久。”

“你就是来了一个小时,我这个测试部总监也应该知道你。”

“如果你实在不记得,或许你该问问人事部。”

这个总监料想是哪里出了错,也许是人事部出了岔漏?他忍住了继续盘问的欲望,返身往人事部走。

钱一鸣站在二十楼宽敞的副总监室端着咖啡杯往楼下看,他忽然想起来,三个月前,他确实曾经在餐点时分带着饭卡坐过员工梯,丢在那时也是可能的,这人顶多就是个拾物不还,谈不上更严重的行为。

他于是给人事打电话:“一点小事,不用去找那个赵什么的询问了。”

人事说:“我们正要跟您说这件事,我们在档案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的记录,现在正要在请安保调监控……”

二十楼与十九楼两个电话正在通话的时刻,一个中午没有吃饭的人,从十八楼的电梯上急速而下,狂奔出门……

狂奔向玻璃幕墙反着极大太阳光的户外,逃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